名將傳

二

共 三

海東名將傳卷之三目錄

海東名將傳卷之三

高麗

金方慶

金方慶字本然安東人新羅敬順王之遠孫也初方慶母有娠屢夢餐雲霞嘗語人曰雲氣嘗在吾口鼻兒必神仙中來矣及生小有嗔恚必臥啼街衢牛馬爲之避人異之年十六以蔭補散員兼式目錄事侍中崔宗峻愛其忠謇待之以禮有大務皆委之屢遷至監察御史後爲西北面兵馬判官嘗蒙兵來攻諸城入保葦島島有十餘里平衍可耕患海潮不得墾方

慶令築堰播種民賴而活元宗四年知御史臺事十
年林衍廢王世子適自元還至義州聞難復入朝奏
之世祖遣斡脫兒不花等諭在國羣臣及還方慶奉
表偕如元世子請兵蒙哥篤領軍將發中書省謂世
子曰令蒙哥篤若久駐西京以待大軍林衍旣背命
必不給軍食奈何世子宜命不與行者偕行世子難
其人侍中李藏用等曰方慶再鎭北界有遺愛非此
人不可乃命方慶行方慶言曰官軍到西京若過大
同江恐將有變宜勿令過江皆曰善遂以聞帝允之
詔官軍過大同江者罪之行至東京聞王已復位入

朝因留待之時崔坦韓愼叛殺諸城守惟禮待博州
守姜份延州守權闡曰金公之德吾豈敢忘以份闡
方慶妹壻也明年方慶與蒙哥篤至西京父老爭來
餉泣曰如公在豈有坦愼之事坦等因蒙兵潛欲乘
虛搆亂厚遺蒙哥篤誘之方慶每以計沮之先是林
衍廢王奏帝請兵還欲拒之令指諭智甫大率夜別
抄屯黃州神義軍屯椒島以備之坦愼等知其謀密
具舟楫聚銳兵謂蒙哥篤曰衍等將殺官人及大軍
欲入濟州請官人聲言出獵察京軍往來狀相報吾
等以舟師進甫音島末島官人領兵臨窄梁彼不能

進退旣得其情具聞于帝王京可取子女玉帛非他
有也蒙哥篤暗諾寧遠別將吳繼夫之子得公爲但
內廂知之密告方慶詰朝方慶詣蒙哥篤館門諸軍
畢至蒙哥篤謂方慶曰久客無聊欲擊鮮爲樂公從
吾否曰獵何所曰過大同江至黃鳳州入椒島耳方
慶曰官人亦聞聖旨何以過江蒙哥篤曰蒙人射獵
爲事帝所知君何沮之方慶曰我非禁獵禁過江我
在此官人安得過江須禀帝命乃可方慶密諭智甫
大等令退兵蒙哥篤知方慶忠直大加敬重以實告
之曰欲滅王京者非獨崔坦等亦有人焉曰爲誰曰

某事秘不傳由是讒言不入國家以安是年夏三別
抄叛驅掠人民航海而南王遣叅知政事申思佺爲
追討使又命方慶領兵與蒙古宋萬戶等兵一千餘
人追討至海中望見賊船泊靈興島方慶欲擊賊逃
去自賊中逃來者男女千餘人宋萬戶以爲賊黨悉
虜而歸不還者頗多賊入據珍島侵掠州郡思佺不
以討賊爲意坐免方慶代思佺與蒙古元帥阿海帥
兵一千討之賊圍羅州分兵攻全州羅人與全議降
全人猶豫方慶在道聞之單騎倂日南行先牒全曰
某日當帥兵一萬入州宜速備軍餉全以牒示羅賊

遂解圍去方慶劾奏討賊使上將軍邊胤將軍曹子一孔愉等見賊攻錦城不救請流于島王宥之止削職方慶與阿海屯三堅院對珍島而陣賊於所掠船艦皆畫怪獸蔽江照水動轉如飛勢不能當每戰賊軍先鼓譟突進互勝負曠日相持會潘南人洪贇洪機譖于阿海曰方慶孔愉等陰與賊相通阿海執而囚之移牒達魯花赤令方慶還與贇等對辨以叅知政事蔡楨代之阿海鑠方慶押送于京見者皆寃之達魯花赤言於王曰贇等所言誣妄宜繫牢獄釋方慶王卽請達魯花赤復令方慶討賊授上將軍慰諭

遣之方慶至珍島賊皆乘船盛張旗幟鉦鼓沸海又於城上鼓譟大呼以助聲勢阿海怯下船欲退屯羅州方慶曰元帥若退是示弱也賊乘勝長驅誰敢當鋒阿海不敢退方慶獨帥師攻之賊以戰艦逆擊之官軍皆退方慶曰決勝在今日突入賊中賊圍之方慶士卒殊死戰矢石俱盡又皆中矢不能起已薄珍島岸有賊卒露刃跳入船中金天祿以短矛刺之方慶起曰寧葬魚腹安可死賊手欲投海衛士許松延等挽止之病創者見方慶危急叫呼復起疾戰方慶據胡床指揮顏色自若將軍楊東茂以蒙衝突擊之

賊乃解去遂潰圍而出方慶數將軍安世貞孔愉等不赴救之罪欲斬之阿海挽止王削其職又奏阿海畏縮不戰帝命罷阿海以忻都代之仍詔誅贊等方慶與忻都協謀攻珍島方慶忻都將中軍入自碧波亭永寧公之子熙雍及洪茶丘將左軍入自獐項大將軍金錫萬戶高乙麽將右軍入自東面摠百餘艘賊聚碧波亭欲拒中軍茶丘先登縱火挾攻賊驚潰先是官軍數與賊戰不勝賊輕之至是官軍奮擊賊棄妻子逃其所擄江都士女珍寶及珍島居民多爲蒙兵所獲方慶追之獲男女一萬餘人戰艦數十艘

餘賊走耽羅方慶入珍島得米四千石財寶器仗悉
輸王京其陷賊良民皆令復業凱還王遣使郊迎以
功加守大尉中書侍郞平章事賊入耽羅築內外城
恃險益猖獗時出擄掠檎安南守孔愉而去濱海蕭
然侵及京畿道路不通王甚憂之以方慶爲行營中
軍兵馬元帥往討之方慶更鍊卒幷水軍萬餘人與
忻都茶丘屯潘南縣將發諸道戰船皆爲風簸蕩獨
以全羅道一百六十艘次楸子島候風夜半風急不
知所指黎明已近耽羅風濤洶湧進退失據方慶仰
天太息曰社稷安危在此一擧俄而風浪止中軍入

自咸德浦賊伏兵巖石間踴躍大呼以拒之方慶厲聲趣諸船幷進隊正高世和挺身突入賊陣士卒乘勢爭赴將軍羅裕將銳兵繼至殺獲甚衆左軍戰艦三十艘自飛揚島直擣賊壘賊風靡走入子城官軍踰外城入火矢四發煙焰漲天賊衆大亂賊酋金通精率其徒七十餘人遁入山中賊將李順恭曹時適等肉袒降方慶麾諸將入子城士女號哭方慶曰只誅巨魁耳汝等勿懼執其魁金允敍等六人斬于通衢擒親黨三十五人分載降衆一千三百餘人而還其居民悉安堵如故於是忻都留蒙軍五百方慶亦

使將軍宋甫演等領京軍八百外別抄二百留鎭班師至羅州斬所擒親黨餘悉不問大犒師遣其子綏及祇候金瑊別將兪甫等告捷及方慶凱還入謁王慰諭甚厚特賜紅鞓大宴將士敎都兵馬使及省臺論功遂以方慶爲侍中秋被詔如元帝勑閤者趣入使坐丞相之次輟御饌與之仍賜金鞍綵服寵眷無比及還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五年帝欲征日本詔方慶與茶丘監造戰艦是年元宗薨忠烈卽位方慶與茶丘單騎來陳慰還到合浦與都元帥忽敦及副元帥茶丘劉復亨閱戰艦方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任

愷爲副樞密院使金侁爲左軍使韋得儒孫世貞爲副上將軍金文庇爲右軍使羅裕朴保潘阜爲副號三翼軍忻卽綏也以蒙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梢工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留合浦以待女眞軍乃發船入對馬島擊殺甚衆至一岐島倭兵陣於岸上之亮及方慶壻趙抃逐之倭請降復來戰茶丘與之亮抃擊殺千餘級捨舟三郎浦分道而進所殺過當倭兵突至衝中軍長劒交左右方慶如植不少却發一嚆矢厲聲大喝倭辟易而走之亮忻抃等力戰倭兵大敗伏屍如麻忽敦曰蒙人雖習戰何以加此

及暮乃鮮方慶謂忽敦荼丘曰兵法千里縣軍其鋒不可當我師雖少已入賊境人自爲戰卽孟明焚船淮陰背水也請復戰忽敦曰兵法少敵之堅大敵之擒策疲乏之兵敵日滋之衆非完計也不若回軍復亨中流矢先登舟遂引兵還會夜大風雨戰艦觸巖崖多敗侁墜水死到合浦以俘獲器仗獻帝及王王遣樞密使張鎰慰諭命方慶先還加上柱國判御史臺事元年改拜僉議中贊上將軍二年如元賀聖節方慶奉幣禮畢上殿有司請方慶與宋羣臣坐次帝曰高麗慕義自歸宋力屈乃降何可同也又曰金宰

相有軍功賜虎頭金牌東人帶金符自方慶始及還
王出城以迎六年上章乞退王遣承旨敦諭起之王
曰卿年雖老勳業殊異豈宜輕許其退且今天子有
東征之命我國亦當奏置元帥苟以無功業者請帝
以爲何如遂不允遣承旨趙仁規上書中書省請以
陪臣金方慶許參元帥府句當公事帝下詔授方慶
中善大夫管領高麗國都元帥時方慶如元賀正帝
御大明殿四品以上得上殿赴宴方慶亦與焉帝溫
言慰藉命坐丞相之次賜珍饌又賜白飯魚羹曰高
麗人好之仍侍宴三日及還賜弓矢劒白羽甲又賜

弓一千甲胄一百胖襖二百令分賜東征將士仍示
東征條令七年三月出師東征方慶先到義安軍閱
兵仗王至合浦大閱諸軍方慶與忻都茶丘朴球金
周鼎等發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檄諭之周鼎先與
倭交鋒郎將康彦等死之六月方慶周鼎球朴之亮
荊萬户等與日本合戰斬三百餘級日本兵突進官
軍潰茶丘棄馬走王萬户復横擊之斬五十餘級日
本兵乃退翼日復戰敗績軍中有大疫死者凡三千
餘人忻都茶丘等以累戰不利且范文虎過期不至
議回軍曰南軍不至我軍先到數戰船腐糧盡奈何

方慶曰奉聖旨賚三月糧今一月糧尚在俟南軍來合攻必滅之諸將不敢復言旣而文虎以蠻軍十餘萬至船凡九千艘八月値大風蠻軍皆溺死尸隨潮汐入浦浦爲之塞可踐而行遂還軍九年又上箋乞退以推忠靖難定遠功臣三重大匡僉議中贊判典理司事世子師乃令致仕加僉議令封上洛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三百户一日乞告上冢王遣子恂爲太白山祭告使隨之至鄉爲親舊留數日還二十六年以病卒年八十九方慶忠直信厚器宇弘大不拘小節嚴毅寡言多識典故斷事無差檢身勤

僉不遺故舊平生不言君上得失雖致仕居閒憂國如家有大議王必諮之然當國日久又受金符爲都元帥權傾一國田園遍州郡麾下將士號內廂日擁其門附勢假威者橫行中外而不之禁又第其征倭軍功爵賞頗不均人多觖望忠宣王贈宣忠協謀定難靖國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謚忠烈命立神道碑

韓希愈

韓希愈嘉州吏善騎射有膽略甞與鄉人火獵希愈策馬出入火中如飛人相顧驚愕希愈笑曰大丈夫

陷陣突敵死且不懼耳初補隊正累遷大將軍從金方慶討珍島耽羅皆有功日本之役方慶以希愈爲先鋒短兵相接希愈赤手奪敵刃手傷血流遂奮擊斬數級忠烈時拜副知密直司事王聞乃顏叛將助征賜希愈虎牌爲右翼萬戶將兵啓行聞帝已檎乃顏罷兵還後帝賜雙珠金牌授帳前萬戶歷判密直三司事乃顏黨哈丹來侵元遣薛闍干及那蠻歹大王分兵來救我軍先與薛闍干併日行遂破賊于燕岐俄而賊精騎復來對陣有勇士一人射我軍每發輒倒希愈擧槊躍馬突入賊陣賊辟易扼勇士而出

斬之梟其首示賊賊氣褫大軍縱擊大敗之賊盧的
父子等二千許騎潰圍遁去遂班師次石破驛遣人
獻俘王命希愈追捕餘賊未幾召還留鎭江都出拜
東北面都指揮使帝命爲懷遠大將軍賜三珠虎符
弓矢玉帶銀一錠鞍一面以賞戰功尋知僉議府事
爲鎭邊萬户忠宣爲世子在燕邸校尉金臣甫訴曰
我初從希愈壻洪綏來燕希愈以我背綏而投邸下
陵虐我妻子希愈何人獨不知有邸下乎世子銜之
白王褫其職王命趙仁規等訊之令巡馬召希愈希
愈方與客飮謂曰吾無罪何使巡馬問耶飮自若巡

馬還白王怒命巡馬及衛士二十餘人縛致收所帶虎符希愈性强且廉自度無罪終不屈乃流祖月島希愈屢建軍功知名上國時人寃之後拜守司空中京留守開城府事商議都僉議都監事尋改贊成事判版圖事萬戶印侯與希愈素有隙誣告謀叛流海島未幾召還元執希愈以歸會王入朝奏希愈侯曲直乃釋希愈還尋拜僉議侍郎贊成事加重大匡僉議中贊王召僧紹瓊于宮中點眼畫佛讀華嚴經王與淑昌院妃受菩薩戒希愈與承旨崔崇言秘記有國君敬南僧必致覆亡之語願殿下愼之不聽俄還

左中贊從王入朝卒于元希愈性豁達質直少文家貧假貸於人每從王畋射命中賜馬亦不畜輒與人印侯兄事之嘗至其家曰嗟吾兄之貧乃如是耶請王賜粟數百斛自謂有德侯門客裵廷芝犯法希愈欲治侯曰忘我德耶希愈怒拔佩刀目侯而前中贊洪子藩在坐屢眴廷芝廷芝奪其刀走希愈逐不及他日廷芝詣希愈謝希愈曰向非汝吾幾殺侯矣平居雖老繕治弓矢甲冑若臨戰陣月夜操長槍且走且跳曰吾力尚可用也王自復位以來王惟紹宋璘等用事離間王父子希愈自以起自行伍位至宰輔

感王德惟務承順略不規諫忠宣謂希愈黨王宋深有憾及卒竄其子侖于嘉州

元冲甲

元冲甲原州人短小精悍眼有電光以鄉貢進士隷本州别抄忠烈時哈丹賊踰鐵嶺闌入州縣望風奔潰賊衆來屯原州有五十騎剽掠雉岳城下冲甲率步卒六人逐之奪賊馬八疋還賊都刺閣禿於乃孛蘭等領兵四百又至城下冲甲與敢死士仲山等七人覘之仲山先入賊中斬一人追至荊門外賊棄鞍馬遁走防護别監卜奎大喜悉以所獲馬二十五疋

與之賊復來多張旗幟圍城數重使一人齎書來誘沖甲突出斬之繫其書於頭擲之賊退多修攻具城中震懼賊又遣所俘二女來誘沖甲又斬之賊鼓譟而進百計攻之矢下如雨城幾陷興元倉判官曹愼出城與戰沖甲悉馳上東峯斬一級賊稍亂別將康伯松等三十餘人助之州吏元玄傅行蘭元鍾秀與國學生安守貞等百餘人下西峯夾攻愼援桴鼓之矢貫右肱鼓音不衰賊前鋒少北後者驚擾自相蹦欒州兵合擊聲振山岳前後十戰大敗之斬都剌闇等六十八人射殺者幾半自是賊挫銳不敢攻掠諸

城亦堅守皆沖甲力也以功六轉爲三司右尹吳祈以讒佞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良人皆切齒畏禍莫有言者沖甲率五十餘人極言祈罪惡執送于元忠宣時拜鷹揚軍上護軍忠肅六年式目都監請加褒奬賜推誠奮勇定亂匡國功臣號越二年卒年七十二

安祐 金得培 李芳實

安祐小字拔都耽津縣人金得培尚州人李芳實咸安縣人祐恭愍元年拜軍簿判書鷹揚軍上護軍累歷知樞密院事參知中書政事得培父祿仕至判典

醫初州吏金祚有女曰萬宮生七歲避丹賊趣白華城追兵近蒼黃棄萬宮于道旣三日得之林下萬宮言夜有物來抱晝則去人皆驚異跡之乃虎也及長適州吏金鎰生祿得培登第補藝文檢閱累遷典客副令從恭愍入元宿衛及王卽位授右副代言六年仍爲西北面都巡問使紅頭倭賊防禦都指揮使尋拜樞密院直學士芳實從忠穆入元侍從有勞及卽位補中郎將遷護軍賜田百結恭愍三年轉大護軍宣城達魯花赤魯連祥叛芳實以龍州兵潛渡江直入連祥家刺殺父子傳首于京七年祐爲安州軍民

萬戶金元鳳副之慶千興爲西京軍民萬戶得培副之芳實以偏裨行宰樞設祖都門外明年紅頭賊移文曰慨念生民久陷於胡倡義舉兵恢復中原東踰齊魯西出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欵附如飢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藥石今令諸將戒嚴士卒無得擾民民之歸化者撫之執迷旅拒者罪之賊魁僞平章毛居敬等衆號四萬氷渡鴨綠江陷義州殺副使朱永世又陷靜麟州殺都指揮使金元鳳遂據麟州祐率兵進擊賊奔潰追斬三十餘級賊入鐵州祐將七十餘騎行戰地登山息馬猝值賊帥揚兵大出

將士皆失色祐談笑自若便旋盥嗽從容跨馬引兵直前賊數騎麾矟賈勇兵馬判官丁贇奮劒大呼先登斬賊將一人賊稍却祐與芳實等奮擊大破之賊退屯麟静等州事聞王遣使賜祐金帶宣州支縣民聞賊近皆潰賊遣兵千餘取其穀祐得培領步騎一千逐之賊擔負不能走追至賊屯賊盡銳迎擊之祐等敗千戶吳仲興將軍李仁祐死士馬物故者多退屯定州賊遂陷西京又明年芳實遇賊于鐵化斬百餘級諸軍文生陽驛摠二萬時天寒士卒手足凍皴顛仆甚衆賊殺所虜人以萬計積尸如丘我軍進攻

西京賊退屯龍岡咸從王以祐爲安州軍民都萬戶
芳實爲上萬戶金於珍爲副萬戶祐等進咸從賊乘
我軍未陣突擊之我軍敗走賊以精騎躡之會東北
面千戶丁臣桂引兵一千而至與賊殊死戰斬數十
級賊四百餘人屯肅州山谷間聞其黨敗於西京還
趣義州中郎將柳塘郎將金景在義州發龍州等處
兵擊之賊入保靜州城塘等進攻殲之又戰于咸從
賊勢窮入柵自保我步兵入柵擊之騎兵環柵亂射
殺二萬級擒僞元帥賊退保甑山縣芳實以精騎一
千追至延州江祐得培於珍亦率精騎繼至賊窘渡

江水陷死者殆數千賊登岸夜遁芳實蓐食追之賊徒飢困安鐵數州之間死者相枕芳實以輕騎蹙之殺數百賊死戰芳實以人馬困憊斂兵而止餘賊三百一日一夜至義州渡鴨江而走祐等初從鴨綠抵西京又自咸從還至鴨綠凡九戰祐得培遣李珣金仁彥告捷王勞諭召還師旣旋大饗將士拜祐推忠節義定亂功臣中書平章政事得培輸忠保節定遠功臣政堂文學芳實推誠協輔功臣樞密院副使紅賊七十艘又寇西海道遣芳實邀擊于豐州斬三十餘級賊遁去王宴羣臣賜芳實玉帶玉纓公主曰何

不愛至寶輕以與人王曰使我宗社不爲丘墟百姓不爲魚肉皆芳實功也予雖割肌膚以與之尚不能報況此物乎十年紅賊僞平章潘誠沙劉關先生朱元帥以龍鳳紀元率衆二十萬渡鴨綠江寇朔州泥城祐爲上元帥得培爲都兵馬使芳實爲都指揮使知肅州康呂火民户而逃賊屯撫州芳實以彼衆我寡按兵不進請移殷順成三州陽巖樹德江東三登祥原五縣民及粟于邑嶺柵從之芳實遣判司農事趙天柱左丞柳繼祖大將軍崔準等擊賊于博州敗之禮部尚書李珣邀擊于泰州斬七級芳實與指揮

使金景磾至价州擊斬百五十餘級祐遣趙天柱鄭
履張臣補李元桂等以步騎四百至博州擊斬百餘
級芳實又以百騎斬二十級于延州祐領諸軍進屯
安州獻捷王命祐爲都元帥賊襲安州我軍敗上將
軍李蔭趙天柱死賊獲景磾爲元帥移文曰將兵百
十萬而東莫速迎降王遣密直提學鄭思道金玶守
岊嶺柵賊夜伏兵萬餘柵旁雞鳴以鐵騎五千攻破
柵門我軍大潰祐得培等單騎奔還祐行收兵與摠
兵官金鏞等屯金郊驛鏞遣左常侍崔瑩請遣京兵
王知事急遂謀避亂使京城婦女老弱先出城人心

洶洶賊先鋒至興義驛王及公主將南行鏞祐芳實
等馳至以爲京城不可不守瑩尤痛憤大叫曰願上
小留募丁壯守宗社宰臣相顧默然駕行昊天寺遣
近臣往通衢大呼招集義兵都人皆散應者纔數人
祐等無如之何白王曰臣等留此禦賊請王行王遂
南行出崇仁門老幼顚仆子母相棄躪藉滿野哭聲
動天地後數日賊陷京城留屯數月殺牛馬張皮爲
城灌水成冰人不得緣上又屠炙男女或燔孕婦乳
食之恣其殘虐王在福州以鄭世雲爲摠兵官督諸
軍十一年祐芳實得培黃裳韓方信李餘慶安遇慶

李龜壽崔瑩率二十萬屯東郊天壽寺前世雲督令進軍諸將圍京城世雲退屯兕率院時方雨雪賊弛備餘慶當崇仁門麾下護軍權信詷知之曰賊之精銳皆聚於此出其不意攻之必克翌日昧爽信率數十騎突入鼓譟奮擊賊衆驚駭諸將乘之四面急擊我 太祖以麾下親兵二千人先登大敗之日晡時斬賊魁沙劉關先生等賊徒自相蹈藉僵尸滿城斬首凡十餘萬獲元帝玉璽二金寶一玉印三金銀銅印金銀器牌面等物諸將咸曰窮寇不可盡也乃開崇仁炭峴二門餘黨破頭潘等十餘萬奔渡鴨綠江

而走賊遂平攻城之日賊雖窮蹙築壘固守　太祖
止路傍家半夜賊闌圍而走　太祖馳至東門賊及
我軍爭門雜還不可出有後至賊以槍刺　太祖右
耳後勢急　太祖拔劒斫前七八人躍馬踰城馬不
跌人皆神之鏞素與世雲爭寵又恐祐得培芳實等
成大功爲王所重欲使祐等殺世雲因以爲罪而盡
殺之乃矯旨爲書使其侄前工部尚書金琳密諭祐
等令圖世雲且曰世雲素忌卿等破賊之後必不免
禍盍先圖之祐芳實就得培牙帳曰今世雲畏賊不
進鏞書如此不可不從得培曰今甫平賊豈宜自相

剪滅昔穰苴擅誅莊賈衛青不殺蘇建古今明鑑不可不愼若不獲已執致闕下聽上區處不亦可乎祐芳實乃退及夜復來言曰誅世雲君命也我輩成功而不奉命其於後患何得培堅執不可祐等强之於是置酒邀世雲旣至祐等目壯士於坐擊殺之王聞變遣直門下金瑱頒赦令諸將赴行在以安其心旣而福州守朴之英言于宰相曰芳實獨殺世雲祐等亦遇害王恐生他變卽召瑱還將調兵討之判事金賢上將軍洪師禹來獻諸將論世雲書王大悅賜賢金銀布帛復遣瑱頒赦召之英責曰汝何妄言予念

其老不置於法止令罷歸鄉里又遣知奏事元松壽賜諸將衣酒祐至咸昌縣王擇大臣有計畫者往迎之以備非常乃遣侍中柳濯濯至跪進酒請元帥立飲祐不敢濯曰今公收復三韓僕敢以爵位爲心一杯之後豈復請立飲耶因泣下明日祐凱還詣行宮上謁鏞令睦仁吉引至中門使門者撾其首祐辭色不變三叩所佩囊大呼曰幸小緩願至上前獻囊書就戮王未及聞撾者更擊殺之曳下庭王不知其死傳旨曰汝等擅殺鄭世雲身首異處今不斬汝以有大功也囊書即鏞紿祐等殺世雲書也鏞恐琳洩其

謀先斬之遂白王曰祐等擅殺主將是不有殿下也罪不可赦王聞祐死其幼子裸立道旁哀之召留禁中問其所歸遣之麾下士驚潰王召賜酒食勞之鏞與洪彥博柳濯廉悌臣李嵓尹桓黃裳李春富金希祖禀旨揭榜云祐等不忠擅殺世雲祐已伏辜有能捕得培芳實者超三級錄用分遣大將軍吳仁澤御史中丞鄭之祥萬戶朴春金庚等捕之是日芳實赴行在至龍宮縣王命芳實舅右散騎辛珣按廉成元揆往迎春至稱有旨芳實下庭跪仁澤拔劒擊之卽仆絶良久復蘓踰垣走春追執之芳實欲拔春劒之

祥等從後擊殺之得培至基州聞變率數騎逃匿山陽縣先塋側流其弟得齊于花山囚得培妻孥鞫之其壻直講趙云佗謂妻母曰直言之母受苦楚妻母隱忍久之乃告庚春之祥元揆等捕斬之梟首尚州年五十一觀者莫不嗟悼得培門生直翰林鄭夢周請王收尸爲文以祭曰嗚呼皇天我罪伊何嗚呼皇天此何人哉蓋聞福善禍淫者天也賞善罰惡者人也天人雖殊其理則一古人言曰天定勝人人衆勝天天定勝人果何理也人衆勝天亦何理也往者紅寇闌入乘輿播越國家之命危如懸綫惟公首唱大

義遠近響應身出萬死之計克復三韓之業凡今之人食於斯寢於斯伊誰之功歟雖有其罪以功掩之可也罪重於功必使歸報其罪誅之可也奈何汗馬未乾凱歌未罷遽使泰山之功轉爲鋒刃之血歟此吾所以泣血而問於天者也吾知其忠魂壯魄千秋萬歲必飲泣於九泉之下嗚呼命也如之何如之何芳實子中文祐子年甫十餘遊市街人爭以物饋之曰今我輩獲安寢食三元帥之功也莫不爲之流涕

鄭世雲

鄭世雲光州長澤縣人從恭愍入元宿衛累官大護

軍王即位錄其功爲一等與金鏞有寵於王楊廣道按廉金南得笞辱忽赤中郎將鄭谷谷同僚權石和等訴於王世雲鏞與南得善請王杖流石和等于海島又與鏞忌密直副使任君輔有寵譖于王流濟州歷軍簿判書知門下省事錄誅奇轍功爲一等八年紅賊陷西京以世雲爲西北面都巡察使自黃州還言賊入西京積柴修城無進逼計願勿驚擾以安衆心轉叅知政事倭寇楊廣道京城戒嚴令百官從軍諫官詰王宮辭世雲曰諫官從軍古所未聞如國體何命免之十年紅賊陷京城王幸福州世雲以樞密

兼鷹揚軍上將軍從行性忠淸日夜憂憤以掃蕩恢
復自任王亦倚信世雲累請亟下哀痛之敎以慰民
心遣使督諸道兵討賊王遂以世雲爲摠兵官敎曰
恭惟太祖肇創鴻業列聖相承休養生民逮于寡人
狃于宴安軍旅之事廢而不講以致紅賊侵犯播越
而南每念宗社痛楚何堪今分遣諸將合兵攻賊乃
授鄭世雲節鉞各處將士敢有違節制者聽以軍法
從事世雲詣都堂憤然揚言曰吾甚寒微如吾爲相
國家宜亂謂柳淑曰吾明日出師公其往簽軍淑曰
諸軍已到竹嶺大院矣世雲曰軍若後期公亦不得

免責淑郎往督之又謂鏞曰令兩相玩寇如此孰不效耶若不殲賊縱竄匿山谷可得而生奈國家何乎守侍中李嵒曰今寇賊闌入君臣播遷爲天下笑三韓之恥而公首唱大義仗鉞行師社稷之再安王業之中興在此一舉惟公勉之世雲行擢授中書平章事位二相三宰之間王遣丐達赤權天祐賜衣酒世雲附奏曰諸將有報獲賊者勿先論賞臣雖捕獲不敢數馳報以煩驛騎大戰之後具狀上聞西京人高敬至軍前言府民脫賊者無慮萬人請遣將鎭撫世雲大喜遣禮部尚書李珣往撫之督赴京城十一年

世雲督諸將圍京城擊走之賊平遣大將軍金漢貴中郎將金景奉露布詣行在王喜賜漢貴黃金二十五兩帛二疋景帛二疋即遣內詹事李大豆里賜世雲衣酒太后公主亦賜衣酒尋爲安祐等所害洪彥博聞其死曰摠兵之出師也言貌甚傲其及宜矣贈僉議政丞葬以禮又追錄扈從及收復之功俱爲一等

安遇慶

安遇慶世系履歷未詳恭愍八年從安祐等擊走紅賊後與祐等收復京都錄功俱一等又討興王賊錄

免責淑郎往督之又謂鏞曰今兩相玩寇如此孰不效耶若不殲賊縱竄匿山谷可得而生柰國家何乎守侍中李嵒曰今寇賊闌入君臣播遷爲天下笑三韓之恥而公首唱大義仗鉞行師社稷之再安王業之中興在此一舉惟公勉之世雲行擢授中書平章事位二相三宰之間王遣亐達赤權天祐賜衣酒世雲附奏曰諸將有報獲賊者勿先論賞臣雖捕獲不敢數馳報以煩驛騎大戰之後具狀上聞西京人高敬至軍前言府民脫賊者無慮萬人請遣將鎭撫世雲大喜遣禮部尙書李珣往撫之督赴京城十一年

世雲督諸將圍京城擊走之賊平遣大將軍金漢貴中郎將金景奉露布詣行在王喜賜漢貴黃金二十五兩帛二疋景帛二疋即遣內詹事李大豆里賜世雲衣酒太后公主亦賜衣酒尋爲安祐等所害洪彥博聞其死曰摠兵之出師也言貌甚慠其及宜矣贈僉議政丞葬以禮又追錄扈從及收復之功俱爲一等

安遇慶

安遇慶世系履歷未詳恭愍八年從安祐等擊走紅賊後與祐等收復京都錄功俱一等又討興王賊錄

功亦一等元以平紅賊功遣使授奉訓大夫廣文監
丞元立德興君爲王納之遇慶以贊成事爲都指揮
使也義州移書婆娑府脫脫禾孫論本國崔濡等惡
輩亂逆之罪初遇慶令兵馬使金之瑞王天桂分守
要害宋芬碩守義州弓庫門十餘騎候鴨綠江邊夜
半報賊到楸島遇慶遣人告急於都巡察使李龜壽
都兵馬使洪瑄巡撫使池龍壽時士卒凍餒不能與
黎明賊渡江遇慶將官屬七十餘騎登城望之賊圍
弓庫門遇慶引軍趣之賊已踰城入殺守門卒芬碩
尚未知也遇慶身先士卒七戰却之賊登山覘我軍

寡且無援鼓譟齊進我軍不能支奔還入門崔黑驢下馬執梁立門外賊不得逼遲我軍畢入上馬徐驅而入龜壽瑄龍壽等不意賊奄至各將十餘騎至我軍屢與戰不利瑄馬蹶爲賊所擒我軍大敗走保安州賊入據宣州王命贊成事崔瑩爲都巡慰使又命我 太祖自東北面率精騎一千赴之泥城都體察使李珣都兵馬使禹磾朴春等引軍來會我軍復振賊候騎至定州遇慶將精騎三百掩擊敗之虜其將宋臣吉剜以徇賊奪氣於是遇慶龜壽龍壽都兵馬使羅世爲左翼珣磾春我 太祖爲右翼瑩爲中軍

行至定州　太祖見諸將退北言其怯懦不力戰諸
將忌之時賊已屯隨州之獺川諸將謂　太祖曰明
日之戰君獨當之　太祖知諸將忌之明日賊分爲
三隊　太祖居中手下老將二人爲左右各當其一
隊奮擊之　太祖所乘馬陷泥濘甚危馬奮躍而出
衆皆驚異　太祖射賊將數人賊乃潰去二人拔劒
亂擊賊已奔崩已而倭屠喬桐京城大震王命遇慶
與龍壽珣領三十三兵馬使分屯東西江昇天府以
備之未幾賜推誠亮節宣力翊贊功臣號與吳仁澤
等謀除辛旽事洩杖流南原沒爲奴籍其家旽誅復

召爲贊成事出爲西京都萬戶與珣往擊五老山城克之虜元樞密院副使哈剌不花而還

鄭地

鄭地初名准提羅州人形貎魁偉幼有大志好讀書通大義出入常以書籍自隨恭愍二十三年中郞將李禧上書請習水戰王慨然曰禧草野之臣尙獻策如此百官衛士中曾無一人如禧者耶衛士柳爰廷進曰中郞將鄭准提嘗草平寇策第未獻耳地以速古赤適侍殿陛王顧問地卽取諸囊中以獻王覽之大悅以地爲全羅道安撫使幷兼倭人追捕萬戶朴

德茂亦上書如李鄭策以德茂爲京畿倭人追捕副使謂宰相曰令爵禧等卿等勿以爲異冀其成功激人心耳他日無功亦當不赦又授地麾下士八十五人禧六十七人添設職令寄直司給地禧千戸空名牒二十百戸牒二百時地與禧再三上疏凡數十條其略以爲深陸之民不閑舟楫難以禦倭但簽生長海島者令臣等將之期以五年可清海道若都巡問使則徒費餉擾民乞罷之王召巡察使崔瑩議之瑩初巡察六道造戰艦二千艘欲令諸道軍捕倭民皆厭苦破家逃散者十之五六至是以地等建白事遂

寢辛禑三年夏倭寇順天樂安等處地以禮儀判書爲順天道兵馬使擊之斬十八級擒三人遣判事鄭良奇獻捷禑喜賜良奇白金五十兩其母米十石地鞍馬羅絹冬又擊倭斬四十餘級擒二人遣判事鄭龍獻捷禑賜龍布二百五十疋馬一疋四年倭寇靈光光州同福等處地與都巡問使池湧奇助戰元帥李琳等追及玉果縣賊入彌羅寺我軍圍而火之遂縱擊賊自焚死殆盡獲馬百餘疋是戰地之功居多捷至賜地及湧奇銀各五十兩倭又寇潭陽縣地與湧奇擊之斬十七級尋爲全羅道巡問使八年爲海

道元帥倭船五十艘入鎭浦地擊走之追至羣山島獲四艘九年又與倭戰大破之禑賜金帶一腰白金五十兩地率戰艦四十七艘次羅州木浦賊以大船百二十艘來慶尚道沿海州郡大震合浦元帥柳曼殊告急地日夜督行或自櫂櫂卒益盡力到蟾津徵集合浦士卒賊已至南海之觀音浦適有雨地遣人禱智異山神祠曰國之存亡在此一舉竊冀相予無作神羞雨果止賊旗幟蔽天劒戟耀海四圍而前地叩頭拜天俄而風利中流擧帆船疾如飛至朴頭洋賊以大船二十艘爲先鋒艘置勁卒百四十人地進

攻大破之浮尸蔽海發火砲焚賊船十七艘地謂將佐曰吾汗馬破賊多矣未有如今日之快也捷音至禑大喜連賜宮醞以勞之軍器尹房之用奉使日本還道遇倭賊被獲鎖頸置船底及是戰賊曰若不勝必先斬之戰罷賊徒盡殲而之用乃免地以病辭未幾知門下府事尋爲海道都元帥楊廣全羅慶尚江陵道都指揮處置使十年拜門下評理禑遣宦者金實責地曰都統使崔瑩造戰艦備水戰加以火砲其慮周矣卿爲海道元帥比來倭寇侵擾州郡未能掃平罪實在卿地頓首謝上書自請東征曰近中國聲

言征倭若幷我境分泊戰艦則非惟支待爲艱亦恐覘我虛實倭非舉國爲盜其叛民據對馬一岐諸島近我東鄙入寇無時若聲罪大舉先攻諸島覆其巢穴又移書日本盡刷漏賊使之歸順則倭患可以永除中國之兵亦無因而至矣今之水軍皆善水戰非平巳東征之比若順時候風而動則易以成功但船久則朽師老則疲且今船卒困於賦役日思逃散宜乘此機決策盪平十四年禑遣我 太祖攻遼地以安州道都元帥隷焉遂從 太祖回軍時倭寇三道自夏至秋屠燒州郡將帥守令莫有禦禦者以地咸名

讐倭寇命爲楊廣全羅慶尚道都指揮使與諸將往擊之倭自咸陽踰雲峯至南原地帥都巡問使崔雲海副元帥金宗衍助戰元帥金伯興等奮擊大破之賊夜遁時人謂非此戰則三道民幾盡矣禑賜宮醞緞絹恭讓元年金佇與邊安烈等謀迎辛禑事覺地以辭連流于外二年遣左獻納咸傅霖鞫地于雞林臺諫請論以法乃徙橫川尹彝李初之獄起地逮繫淸州栲訊不服曰李侍中伏義回軍吾以伊霍故事諷侍中深有意爾復何黨彝初歟言必誓天辭氣感慨獄官不能取辭明日將峻刑以水災免三年

錄回軍功爲二等賜錄券及田五十結臺省刑曹議
奏曰地以黨安烈坐罪實爲誣枉遂釋之退居光州
召判開城未赴病卒年四十五謚景烈

海東名將傳卷之三 終

海東名將傳卷之四目錄

海東名將傳卷之四目錄

海東名將傳卷之四

高麗

崔瑩

崔瑩平章事惟淸五世孫也風姿魁偉膂力過人初隷楊廣道都巡問使麾下屢擒倭賊以武勇聞補隊正恭愍元年趙日新作亂瑩與安祐崔源等協力盡誅授護軍三年拜大護軍與柳濯從元丞相脫脫等征高郵前後二十七戰城將陷脫脫被譖師罷明年禦賊淮安路累戰于八里莊又泗和等州賊八千餘艘圍淮安晝夜力戰却之賊復至瑩奮擊大破之

既還國與印瑺攻破鴨綠以西八站六年出爲西海平壤泥城江界體覆使明年倭寇吾乂浦瑩設伏與戰克之又明年爲西北面兵馬使紅賊入西京瑩與諸將戰于鐵和又明年拜平壤尹兼西北面巡問使時瘡痍未復餓莩相望瑩廣置賑場給糧種瘞死骸轉左散騎常侍十一年與安祐李芳實等收復京都錄勳爲一等圖形壁上除典理判書十二年金鏞謀亂遣其黨犯興王行宮瑩聞變與禹磾安遇慶金長壽等率兵馳赴擊賊盡殺之策勳一等賜盡忠奮義佐命功臣號轉評理尋陞贊成事十三年賊臣崔濡

奉德興君渡鴨綠江我師與戰敗績賊乘勢長驅入據宣州中外洶懼命瑩爲都巡慰使將精卒急趣安州節度諸軍朝野恃而無恐瑩道遇亡卒輒斬以徇與諸將分軍擊賊于獺川大敗之遣兵馬副使安柱報捷十四年倭寇喬桐江華瑩以東西江都指揮使率兵鎭東江瑩嘗責密直金蘭以女與辛旽旽疾之至是瑩獵高峯縣旽譖于王王遣李珣讓之曰倭入昌陵取世祖眞卿以都指揮使而不知猶領兵田獵何也今以卿爲雞林尹可亟之任瑩聞命向闕歎曰今之得罪者鮮克保全吾得尹雞林聖恩厚矣遂行

晩復誣以瑩與李龜壽等交結內官離間上下遣其黨李得林鞫訊瑩誣服曰請速即刑乃削三品以上爵籍其田民流于遠地得林必欲殺之鄭思道時鎭合浦死執以爲不可得林訴晩幷罷之二十年召還復拜贊成事爲六道都巡察使籍軍戶造戰艦黜陟將帥守令有罪者專斷人謂瑩素不識朝士賢否故黜陟未精旋出爲慶尙全羅楊廣都巡問使憲司言瑩嘗爲都巡察使六道騷動不可復爲巡問瑩泣訴曰臣赤心徇國今乃致謗如此請罷臣職王雖直瑩猶令臺諫都堂薦可代者尋賜瑩盡忠奮義宣威佐

命定亂功臣號　太祖高皇帝遣林密等令我取濟州馬二千疋以進哈赤石迭里必思肖古禿不花觀音保等只送三百疋密等怒王遂議伐濟州七月以瑩爲楊廣全羅慶尚道都統使廉興邦爲都兵馬使李希泌邊安烈爲楊廣道元帥睦仁吉林堅味爲全羅道元帥池奫羅世爲慶尚道元帥金庾爲三道助戰元帥兼西海交州道都巡問使領戰艦三百十四艘士卒二萬五千六百人討之教曰耽羅元屬本朝世修職貢垂五百載近牧胡石迭里等殺我使臣奴我百姓罪惡貫盈今授瑩節鉞往征其督諸軍克期

盡殲寧樞會餞諸帥皆泣下瑩與安烈獨自若師至羅州瑩閱兵于榮山與諸將約曰諸道船不可相混宜各樹幟檣上以識之船置頭目官勿亂行船旣發各整部伍樵汲以時若遇倭寇能擒獲者大加爵賞旣至濟州各率戰艦同時俱進毋或失次通煙相報諸軍動靜聽都統使角聲攻城之日民有黨賊不順命者悉誅降者勿迓賊魁家產得公私契券金銀印馬籍亦皆輸官得者有賞守佛宇道殿神祠者勿擾得貨寶先回船逃者論以軍法又曰命臣伐叛吾言卽王言從吾命則事可濟諸將皆免冠謝行至黔山

串諸將曰發船旣久風又漸高宜速行師瑩曰今日
風不利至普吉泊欲留安烈麾下士先發船瑩大怒
懸檣竿以徇俄而諸道船揚帆齊發瑩不得已令擧
錠放船翌日至濟州瑩部署諸將四面分攻石迭里
等以三千餘騎拒於明月浦瑩遣前濟州牧使朴允
淸以書諭之曰令興兵問罪勢不得已除賊魁外星
主王子土官軍民宜悉安堵如故雖黨賊者降附則
亦從寬恕如或違逆大兵一臨玉石俱焚悔無及矣
與諸將下岸師逡巡不進乃斬一裨將以徇於是大
軍齊進左右奮擊大破之乘勝逐北至三十里暮還

明月浦沿涯爲營賊殺安撫使李下生諸將屯漢拏
山下休兵時我師多獲賊馬賊魁三人來挑戰陽敗
而走將誘致曉星五音之野以騎兵躡之瑩知其謀
命銳卒急逐賊魁遁走入山南虎島瑩遣前副令鄭
龍領輕艦四十艘圍之自率精兵繼至石迭里必思
率妻子與其黨數十人乃出於是肖古禿不花觀音
保知不免投崖而死瑩要斬石迭里必思幷其三子
又斬肖古禿不花觀音保首遣知兵馬使安柱以獻
東道哈赤石多時萬趙莊忽古孫等猶率數百人據
城不下瑩率諸將攻之賊潰走追獲之搜捕餘黨盡

殺之得金牌九銀牌十印信三十馬一千疋印信付萬戶安撫使星主王子馬分養于諸州卒有殺馬牛食者或斬或斷臂以徇士卒股慄秋毫無敢犯者十月瑩班師王已薨復命于梓宮辛禑元年判三司事瑩姪女壻判事安德麟擅殺人時瑩判巡衛府事都堂以瑩故欲輕德麟罪移繫巡衛府瑩怒曰德麟殺無罪人憲司可斷決況我在巡衛豈宜推鞫遂還憲司倭屠連山開泰寺元帥朴仁桂敗死瑩聞之自請擊之禑以老止之瑩曰蕞爾倭寇肆暴如此今不制後必難圖若兵不素鍊亦不可用臣雖老志則不衰

願亟率麾下往擊請之再三禑乃許瑩不宿而行時賊使老弱乘舟示若將還潛遣勇銳數百深入寇掠至鴻山大肆殺虜勢甚盛瑩與楊廣道都巡問使崔公哲助戰元帥康永等趣鴻山將戰瑩先據險三面皆絶壁惟一路可通諸將畏㥘不進瑩身先士卒盡銳突進賊披靡有一賊隱林薄射瑩中脣血淋漓神色自若射賊應弦而倒乃拔所中矢戰益力遂大破之俘斬殆盡遣判事朴承吉獻捷禑大喜遣三司右使石文成賜瑩衣酒鞍馬又遣醫齎藥治創瑩凱還禑命宰樞郊迎具雜戲儀衛如迎詔禮論功擬拜

侍中瑩固辭曰爲侍中不可輕出於外待倭寇平然後可乃封鐵原府院君論賞將士有差瑩麾下進鴻山破陣圖禑命李穡製贊三年倭乘夜入寇窄梁焚戰艦五十餘艘海明如晝死者千餘人萬戶孫光裕中流矢乘劒船僅免賊又寇江華府萬戶金之瑞府使鄭彦龍遁入摩尼山賊大掠虜之瑞妻而去禑遣羅世李元桂等擊賊瑩爲都統使以昇天府以備之賊棄江華退寇守安通津童城等縣所過一空瑩與慶復興等以敬天議備禦之策瑩歎曰倭寇肆虐如此元帥擧何顔乎遂泫然泣下又曰光裕違我節度

使賊跳梁至此釋此不誅何以號令吾欲斷誅第嫌
專殺耳遂請禑治之乃下光裕之瑞彥龍于獄以李
希春爲江華萬戶金仁貴爲府使時有童子自賊中
逃還諸將召問賊狀曰賊常言所可畏者惟白首崔
萬戶耳瑩言喬桐江華實要害之地豪强爭占土田
軍資不繼請罷私田充軍食禑然之乃徙喬桐老幼
於內地留壯者治農桑又令諸元帥出麾下士各十
人又發愛馬宮司倉庫人爲兵使守江華先時金縯
爲慶尚道元帥大集一道名妓與麾下士晝夜酣飲
縯嗜燒酒軍中號曰燒酒徒卒伍偏裨少忤其意輒

鞭辱衆忿怨及倭焚掠合浦營衆曰可使燒酒徒擊賊却立不進縝單騎遁遂大敗於是流縝于嘉德島斬合浦都千戶李東搏金元穀至是瑩歎曰金縝孫光裕等皆敗軍宜殺以徇向曲法原縝今又釋光裕等政刑如此何以爲國以京都濱海畏倭寇欲遷內地瑩獨陳徵師固守之策禑不聽命築宮城于鐵原瑩曰今遷都非特妨農擾民且啓海寇覬覦之心國將日蹙非計也禑然之事遂寢瑩又曰京城太廣雖有十萬兵未易守也請築內城備不虞睦仁吉曰不可動土禑曰以拘忌廢築城可乎四年倭船大集窄

梁入昇天府聲言將寇京城中外大震戒嚴禑分命
諸軍屯東西江兵衛列於宮門以待賊至發坊里兵
登城候望營督諸軍軍于海豐贊成事楊伯淵副之
賊覘知之以爲得破瑩軍則京城可窺乃經諸屯趣
海豐直向中軍瑩曰社稷存亡決此一戰遂與伯淵
進擊之賊逐瑩瑩奔我　太祖率精騎直進與伯淵
合擊大破之瑩見賊披靡率麾下從旁擊之殆盡餘
黨夜遁夜城中聞瑩奔益洶洶莫知所之禑欲出避
百官裝束累重會宮門以待之及諸元帥使人來獻
捷京城解嚴百官畢賀朝廷以爲瑩功賜安社功臣

號慶復興黃裳禹仁烈諸瑩第時鄭地與倭戰于順天兆陽敗績瑩謂復興等曰諸相何不憂國倭寇陸梁至此一鄭地雖勇其於衆寇何諸相有慙色禑遣諸將擊倭瑩曰臣雖死於賊無所悔恨但臣之名稍聞他邦若死於賊恐傷國體然倭寇侵暴如此臣不忍坐視請率麾下士出征都堂餞諸師瑩獨不赴曰近門下府請禁迎餞豈可以宰相先犯令乎俄而烽火再擧禑曰不可重外而輕內命瑩勿往六年瑩兼海道都統使與諸將出屯東西江以備倭瑩得疾諸將曰公之疾劇矣瑩曰將兵出外豈可以疾爲念時

大明督進歲貢金銀馬疋細布侍中尹桓等議自宰相至庶人出布有差以辦瑩曰令士民多故生業不遂又令出布其弊不貲且徵求無厭豈能盡從宜先遣使請減貢額不得已然後爲之禑錄瑩功賜鐵券七年拜守侍中瑩欲造戰艦發諸道軍又募僧徒督役甚急人多怨咨不踰年造巨艦百三十餘艘分守要害倭寇稍息民反喜之禑嘗賜田瑩辭以倉廩竭不受乃自出米二百石補軍餉至是復出穀八十石以補之乃拜門下侍中謝病不起上都統使印乞釋兵柄十一年禑與瑩畋于海州轉輸供頓絡繹百里

內豎侍寵縱暴折辱按廉守令吏民皆不堪苦禑樂而忘返瑩面爭極言其弊禑然之還至白州欲觀魚于延安府大池瑩立馬前諫曰臣麾下士數千餘人馬斃者多况供頓未辦遽幸湫隘之邑民害可勝言耶禑乃止時瑩與我　太祖威名聞于上國朝廷使臣張溥周倬等至境問我　太祖及李穡禑令瑩出屯于郊以我　太祖爲東北面都元帥不令溥等見之瑩尋復領三司事十三年有人自遼東來告都堂曰帝將求處女秀才及宦者各一千牛馬各一千都堂憂之瑩曰如此則興兵擊之可也十四年禑與瑩

宻議誅林堅味廉興邦復拜瑩爲侍中瑩與我　太
祖入政房欲盡黜林廉所用　太祖曰林廉執政日
父凡士大夫皆其所舉今但問才之賢否耳惡咎其
旣往瑩不聽　太祖又遣人謂瑩曰罪魁已族凶徒
已除自今宜止刑殺布德惠瑩又不聽楊廣道安撫
使崔有慶捕誅林廉家奴入人遣人報都堂瑩以獄
辭不明且誅殺不盡大怒欲斬其使　太祖固止之
禑欲納瑩女使人諭之瑩曰臣女鄙陋且非醮婦所
生不可配至尊泣且固拒麾下鄭承可安沼等逢迎
禑意遂納之翌日至瑩第賜馬瑩獻鞍馬衣襨封其

女爲寧妃嘗憚瑩正直不往其第自此寵愛寧妃屢往焉先是西北面都安撫使崔元沚報云遼東都司遣承差李思敬等到鴨綠江張榜戶部承聖旨鐵嶺迤北迤東迤西元屬開原所管軍人漢人女眞達達高麗仍屬遼東瑩與諸相議攻定遼衛及請和諸相皆欲請和趙琳又至遼東不得入而還瑩集百官議獻鐵嶺迤北可否百官皆曰不可禑獨與瑩密議攻遼瑩勸之公山府院君李子松詣瑩第力言不可瑩托以黨附堅味杖流尋殺之元沚又報遼東都司遣指揮二人以兵千餘來至江界將立鐵嶺衛帝已設

官置站禑泣曰羣臣不聽吾攻遼之計使至於此遂徵八道兵瑩鍊兵于東郊俄而後軍都督府遣遼東百戶王得明來告立鐵嶺衛瑩告禑令殺遼東旗軍持榜文至兩界者二十一人只留思敬等五人令所在羈管禑托以西獵遂與寧妃及瑩往西海道次鳳州召瑩及我　太祖曰欲攻遼陽卿等宜盡力　太祖反覆極陳其不可禑頗然之夜瑩復入曰願無納他言禑次平壤督徵諸道兵作浮橋于鴨綠江使大護軍裵矩督之船運林廉等家財于西京以備軍賞又發中外僧徒爲兵於是加瑩八道都統使敏修爲

左軍都統使　太祖爲右軍都統使與諸將發平壤瑩曰今大軍在途若淹旬月大事不成臣請往督禑曰卿往則誰與爲政瑩固請禑曰卿往寡人亦往矣有人自泥城來告遼東兵悉赴征胡城中但有一指揮耳若大軍至不戰而下瑩大喜厚賞其人有僧稱道誅讖曰設文殊會則敵兵自屈瑩信之乃設會于穴洞瑩再三請曰殿下還京老臣在此指揮諸將禑曰先王遇害以卿南征也予何敢一日不與卿共處乎師次威化島左右軍都統使上書請班師禑不聽督令進兵時亡元餘孽遁逃沙漠徒立虗號瑩遣褒

推改拒

厚約與爲援夾攻遼東其慮事粗略舉措狂妄類此
左右軍都統使復遣人詣瑩請速許班師瑩不以爲
意我 太祖舉大義諭諸將回軍禑與瑩奔還京諸
軍進屯近郊上書請去瑩禑不聽削敏修等爵以瑩
爲左侍中諸軍遂入城瑩推戰令安沼等率精兵禦
之望風即潰瑩勢窮走花園不勝憤怒以槊洞刺守
門者乃入諸軍圍花園數百重大呼請出瑩瑩在八
角殿不肯出諸軍一時毀垣闌入于庭郭忠輔等三
四人直入殿中索瑩禑執瑩手泣別瑩再拜隨忠輔
而出 太祖謂瑩曰若此事變非吾本心然攻遼之

舉非惟逆大義國家危殆寃怨至天故不得已焉好
去好去相對而泣遂流于高峯贊成事宋光美寄直
副使趙珪安沼鄭承可等逃匿沼承可被執囚巡軍
諸將會議移配瑩合浦并流光美于原州沼于安邊
承可于寧海判密直印原寶于咸昌同知密直安柱
于鳳州知密直鄭熙啓于陰竹皆瑩所親信者也辛
昌立復執瑩囚巡軍令王安德鄭地柳曼殊鄭夢周
成石璘趙浚鞫瑩及內願堂僧玄麟等玄麟始與瑩
謀發僧兵及回軍又與瑩拒戰者遂流瑩于忠州杖
流趙珪于角山密直使趙琳于豐州斬承可沼光美

原實于流所後復執瑩囚巡軍典法判書趙仁沃李
濟等門下府郎舍許應等俱上疏請誅瑩旨從之遂
斬瑩年七十三臨刑辭色不變死之日都人罷市街
童巷婦皆爲流涕屍在道傍行者下馬都堂賻以米
豆布紙瑩剛直忠淸臨陣對敵神氣安閑矢石交於
左右略無懼色莅軍嚴峻期以必勝戰士却一步便
斬之以故大小百戰所向有功未嘗一敗初瑩年十
六父臨終戒之曰汝當見金如石瑩佩服不事產業
服食儉素屢至空匱雖身都將相久典兵權關節不
到世服其淸務持大體不究細理終身將兵麾下士

卒識面者不過數十人在鞍馬間往往賦詠爲樂見人不義深惡痛斥入政房必擇有功能者用之如無可舉者輒退或有循私蘪紀綱者瑩皆欲矯之每赴都堂正色直言嘗語人曰吾於國事中夜思之詰朝語同列則諸相無與我同心者性少戇且無學術事皆斷以己意喜殺立威罪不至死亦多不免諫大夫尹紹宗論瑩曰功蓋一國罪滿天下世以爲名言謚武愍

本朝

李之蘭

李之蘭姓佟氏名豆蘭女眞金牌千戶阿羅不花之子也時有大星垂于井甕望氣者曰此啓明也其下必生魁傑人已而之蘭生及壯勇敢善騎射世襲爲千戶恭愍時以一百戶來投仍居北青州事我 太祖屬麾下元至正中 太祖從征古匡城今慶興 太祖庶母崔氏夢老人來言价江有射者伯王之輔也時之蘭射鹿价江上 太祖一見大奇之以 神德王妃康氏兄女妻之每出師必與俱蒙古丞相納哈出率數萬騎入洪肯今洪原 之蘭引兵踰咸關嶺戰于哈蘭大野中納哈出揮稍直前 太祖垂身若墜馬

仰射其腋之蘭夾擊之納哈出望見　太祖方注矢
太祖起立馬鞍上矢出胯下之蘭突前捍衛之納哈
出知不可敵卽遁去倭人夜襲江都城殺府使金仁
貴由窄梁入昇天府卒耦率妃嬪欲出奔之蘭從
太祖自海豐疾趨昇天倭將踰白馬山犯之蘭之蘭
射殺之倭遂遁未幾樓船五百艘入鎭浦屠燒郡縣
又入湖南陷雲峯屯引月驛之蘭引兵馳至鼎山倭
將引稍直躡　太祖後之蘭躍馬疾馳大呼曰請視
後　太祖回身未及視之蘭已抽矢射其將立殺之
倭將阿其拔都年僅十五勇冠諸酋　太祖命之蘭

生得之之蘭曰不殺必傷人因趣戰阿其拔都着重甲不見頸面 太祖謂之蘭曰我中其胄爾中其面彼可殪也旣而 太祖中其胄墜之馬下之蘭乃射殺之於是倭兵皆大哭遁去女眞將軍胡拔都率四萬騎入端州之蘭以母喪居青州 太祖使人召之曰國家事急子不可持服在家之蘭乃拜哭告天佩弓箭從行與胡拔都遇於吉州坪之蘭爲前鋒先與戰大敗而還 太祖尋至胡拔都着厚鎧三重襲紅褐衣乘黑牝馬橫陣以待意輕 太祖留其士卒拔劒挺身而出 太祖亦單騎馳進揮劒相擊兩皆閃

過不能中　太祖急回騎引弓射其背鎧厚箭未深入郎又射其馬馬倒而墜其麾下共救之我軍亦至太祖縱兵大破之胡拔都僅以身遁端州既平釋甲以終母喪青城伯沈德符禦倭于中門嶺敗績倭遂屯兎兒洞　太祖率師至哈蘭部選精兵伏於山中之蘭與趙英珪等百餘騎按轡徐行倭怪之不敢犯之蘭先登引致倭人直犯　太祖陣於是　太祖陽退兵入于伏中乃反兵射殺倭之蘭又躍馬馳擊之倭軍無不披靡自咸關至牛頭山三十里僵尸蔽野當是時之蘭以勇敢雄朔方蒙古諸族皆慴伏倭亦

遠遁五十年不敢窺邊辛禑出師犯遼東以　太祖
爲右軍都統使之蘭爲元帥發湏江次于威化島時
久潦水漲師不得渡　太祖諭之蘭曰合三軍而犯
天子此悖義也與其得罪於天下曷若班師以安一
國之元元乎之蘭決策贊成遂回軍國人大悅益陽
伯鄭夢周見王氏社稷將亡與金震陽謀竭力以扶
王氏我　太宗置酒宴功臣夢周悲歌自誓諸將勸
之蘭擊殺之之蘭正色曰吾何忍賊害忠臣其後高
呂趙英珪等殺夢周　太祖既開國賜之蘭姓名李
之蘭字式馨命爲都兵馬使鎮朔方風諭女眞而綏

來之女眞皆願爲國民服征役納土賦無敢後期數
百年被髮之俗始襲冠帶由長白抵訓春江千餘里
皆入版圖之蘭之功也初策功臣賜鐵劵之蘭稱疾
不出其後　太祖遣近臣召入于臥內問羣臣諸將
賢不肖之蘭言鄭道傳姦邪必不令終及之蘭謝官
歸道傳以罪誅人服其先見　太宗嘉其辨姦之明
又策推忠秉義翊戴定社功臣靑海君之蘭歸北靑
十年　太宗屢召不來乃斷髮以示不可用其志微
人莫之識也年七十二卒遺命火葬立浮圖大明崇
禎丙子秋大風雷浮圖自開邑人驚往視之則石灰

中有金來二字是冬金人果東搶聞者神之朝廷建祠于北揭像春秋以祭良浩官北塞往拜其眞像體不過中人貌類好女兩頰紅睟如曙星豈張子房之流耶

崔潤德

崔潤德字汝和歙谷人襄莊公雲海之子雲海以名將顯於國初爲西北面都巡問使長在鎭邊托潤德于同鄰楊水尺家稍長膂力絶人挽强射堅時隨水尺出獵一日獨往山中有大蟲瞥出林莽羣獸犇散潤德以一箭射斃之來報水尺曰有物斑紋其大顒

然是何物也吾已射殪之水尺往見乃一大虎也水
尺驚異之時父雲海鎭合浦水尺携潤德往謁言其
壯勇雲海曰吾當試之與之行獵潤德左右馳射發
無不中父笑曰兒手雖敏尚未識軌範今所爲不過
山虞技耳乃敎射御之方遂爲名將　世宗己亥倭
寇庇仁以參賛爲三軍節制使副領相柳廷顯而行
大捷而返自閭延之變　上留意邊事屢聚武士觀
射後苑將討野人　命羣臣議可將三軍皆曰潤德
將中軍於是以潤德爲平安道都節制使兼判安州
上引見賜鞍馬弓矢潤德至任公務之暇治廳後隙

地種苽手自鋤之有訟者不知問曰相公今在何所紿曰在某所入而改服聽決焉有一村婦泣而言曰虎殺妾夫潤德曰吾爲汝報仇即佩弓劒馳往跡虎手射之剖其腹取其骨肉裹以衣服備棺埋之其婦感泣不已一州之人慕之如父母婆豬江野人李滿住等犯邊掠殺軍民 上遣崔潤德往征之潤德會三道軍馬一萬四千渡江駐師有四獐自投營中潤德曰獐野獸也今自來見獲實野人殲滅之兆也於是會諸將約束條令至魚虛江邊留兵六百設柵十九日昧爽攻林哈剌寨里仍往營吒納寨里皆遁去

見江邊虜十餘輩出射潤德令通事馬邊者呼語之
曰我等行兵只爲忽剌溫非爲爾也毋恐虜皆下馬
叩頭遣吳明義奉箋賀又遣朴好問啓曰宣德八年
敬奉符敎將討婆豬江寇迻至左符叅驗發兵敬此
卽發馬步兵一萬黃海道軍五千四月初十日會江
界府分屬諸將七道俱進本月十九日諸將潛師勦
捕擒男婦二百三十六名斬獲一百七十名得牛馬
一百七十餘頭捷聞　上遣宣慰使朴信生至軍賜
酒勞諸將宣旨曰今日之事實賴天地　祖宗之靈
也及凱還　命知申事迎慰以捷音布告中外賜諸

將職賞有差仍設宴榮之 上親執爵賜酒又命
世子行酒命勿起受命軍官相對起舞潤德酒酣亦
起舞 上謂金宗瑞曰卿曾言潤德可爲首相卿與
諸大臣議啓大臣皆曰潤德公廉正直雖爲首相無
愧也遂拜右相 上謂羣臣曰攻戰之後守禦不可
不嚴閭延防禦解氷後雖云不緊然野人心懷報讎
計出不測不可不慮遂以右議政爲都按撫察理使
出鎭西邊 上御慶會樓賜餞又 命知申事安崇
善餞于洪濟院及到江界賜書曰甚苦暴露卿奉國
忠勤宣勞中外以廟堂重臣出鎭藩垣威敵鎭邊以

紓予憂深用嘉之屬當嚴沍之時愼興居之節今遣
內官嚴自治錫宴以勞仍賜衣一襲至可領也還卒
謚貞烈

李從生

李從生字繼之咸平人少有器宇人皆目以大器及
長善射御 世祖朝登武科 上選武士觀射于禁
苑從生三發皆中鵠 上大加褒奬超拜潼關僉使
丁亥李施愛反北邊 上命將討之從生爲先鋒至
蔓嶺賊甚盛左右皆褫魄不敢進大軍亦不至從生
乃下馬拔大樹左右揮之諸軍鼓譟而進從生躍馬

奮擊賊披靡大軍繼至望見曰彼黑面大頂王者誰
軍中齊告曰李衛將也施愛兵敗將奔入女眞爲麾
下所殺凱還策勳敵愾封咸城君是年以 皇帝命
助征建州衛擣其巢穴而還戊子拜寧邊府使明年
己丑置鎭以節度使兼之後又兼平安東西中三道
節度使乙未拜忠淸兵使己亥尹弼商征建州時從
生爲衛將江路冰滑馬顚墜傷元帥驚救曰若非公
誰爲先鋒乎從生卽上馬直入賊穴焚燒廬帳而還
元帥勞之曰是役之捷皆公力也後拜南道兵使又
拜慶尚左兵使乙卯當國恤悲毁成疾卒年七十三

諡莊襄從生天資質直寬厚居官莅事務遵大體嗜酒無量亦無酒失朋舊謂之酒德

魚有沼

魚有沼遠祖重翼本姓池生而體貌奇異腋下有鱗甲及長仕高麗王太祖時人咸稱某三鱗甲非常人也太祖見之曰汝有鱗甲乃是魚也仍賜姓魚父得海爲時名將有沼生而英特射御絶倫 世廟丙子中武科第一八年爲會寧府使北兵使李施愛殺節度使康孝文據州以叛以龜城君浚爲都統使贊戎曹錫文爲副康純魚有沼爲大將起復許琮爲節度

使往討之純琮等大戰于洪原又戰于北青又戰于蔓嶺賊乘高據險矢下如雨我軍不得上魚有沼以小舟載精兵着青衣與草木色無別由海曲攀木緣崖繞出上峯俯賊背鼓譟賊大驚嶺下軍亦乘勢蒙楯蟻附以上賊遂潰施愛走吉州收婦女財寶欲入虜中吉州人許由禮誘賊黨李珠等擒施愛來斬于軍前傳首京師進爵浚以下策功賜敵愾功臣號超授工曹判書成化丁亥　帝征建州命我國夾攻遣魚有沼南怡等回軍赴之有沼直擣巢穴斬滿住父子擒獲無算乃斫樹大書曰朝鮮大將魚有沼滅建

州而還天兵後到者見其白書聞于 帝帝嘉之遣
使賜銀緞方其旋師也虜驍騎數十衝突我軍披靡
有沼瞋目而出戒士卒毋得相從單騎馳射連發殪
之虜驚潰不敢逼己丑爲北兵使辛卯又賜佐理功
臣號封蘂城君壬辰加崇政復拜北兵使有沼以母
老涕泣辭 上諭之曰鎭安北道無如卿者勿以母
爲憂特賜屋轎宮衣御廚之饌乙未賊犯鏡城有沼
應機殲之 上特遣直提學洪貴達賜緞衣及靴召
爲右叅贊轉兵曹判書右贊成己亥又以 帝命征
建州江冰未合不得已罷兵壬寅城底野人擧所部

潛移他處特命有沼往慰安之有沼倍道而進先使
人開示教書野人初不信之投書于地使者曰魚令
公今來矣野人曰公是我父可得見乎有沼聞之馳
入其部虜皆羅拜歸命有沼開誠撫諭遂率其酋長
使還其居 上甚嘉賞之賜以弓矢尋授判中樞府
事己酉 上閱武京畿有沼扈 駕至永平縣暴卒
于園內 上驚悼不已有沼性寬和與人無忤汎愛
容衆處事詳密有儒者氣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弓力
百鈞射必命中虜或執贄來見一毫無取邊境賴以
無事隱然爲國長城十餘年後賜謚貞莊

李舜臣

李舜臣字汝諧德水縣人兒時英爽不羈與羣兒戲常作戰陣狀及長從武舉騎射絶倫雖遊於武人高簡靜默口無褻言儕流咸憚之　宣廟丙子中第不事干謁權知訓鍊院奉事兵曹判書金貴榮有庶女欲與爲妾舜臣辭謝曰初出仕路豈宜託跡權門耶李文成公珥判吏部聞其名曰是我同宗也因人求見舜臣不肯曰同宗則可相見銓地則不可見調北邊權管秩滿爲忠淸兵使軍官未嘗屈意徇人爲鉢浦萬戶水使成鏄欲伐舘舍桐木爲琴舜臣拒之不

許水使大怒而不敢取轉乾原堡權管有賊胡亏乙只乃乆爲邊患舜臣設奇誘致生縛以獻兵使嫌其事不由己反以擅兵請罪丁父憂服闋陞司僕寺主簿選授造山萬戶方伯建議設鹿屯島屯田使之兼管舜臣以地遠兵少屢請添兵兵使李鎰不許及秋熟虜果舉兵擣寨舜臣挺身拒戰射仆其酋追擊奪被擄屯卒六十餘人兵使欲以挑釁殺以自解陳刑具將斬之軍官等環視泣訣勸之酒舜臣正色曰死生命也飲醉何爲卽就庭抗辨不肯署狀兵使意沮囚而聞　宣祖察其無罪令從軍自効俄以擊反胡

獻級宥還全羅巡察使李洸辟爲軍官曰以君之才
何抱屈至此奏爲本道助防將己丑拜井邑縣監都
事曹大中辭連鄭汝立逆獄被追詣理金吾郎搜取
文書見舜臣有答問書寄語欲去之舜臣曰吾書無
他語且已在搜中不可不上竟無所坐大中之柩過
邑前舜臣具奠哭送曰彼旣不服而死其罪不可知
纔經本道使客未可恝視也鄭相彥信亦繫獄舜臣
適隨牒至京以其爲舊帥也詣獄門候問聞者義之
備局選武臣可合擢用者柳文忠成龍與之同閈知
其賢力薦于朝陞高沙里僉使臺諫論其亟遷尋進

階堂上除滿浦僉使又論其驟陞辛卯遷珍島郡守
除加里浦僉使尋擢拜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是時
倭釁已啓而朝野晏然舜臣獨深憂之日修備禦鑄
鐵鎖橫截海港創作龜船上覆以板釘以錐刀使敵
人不得登蹋藏兵其底八面放銃燒撞賊船常以取
勝壬辰四月倭寇大至先陷釜山東萊由嶺南直向
京師舜臣欲移兵擊之麾下皆曰我鎭左道不可擅
離而向右道惟軍官宋希立萬戶鄭運議合舜臣曰
今日之事惟當擊賊而死敢言不可者斬遂會諸鎭
堡兵于前洋戒期將發會慶尚右水使元均盡喪舟

師遣人請援舜臣即引兵往赴玉浦萬戸李雲龍永
登萬戸禹致績爲前導至玉浦先破倭船三十艘至
固城聞賊入京　上西行舜臣西向痛哭引兵還營
均等復請兵進至露梁破倭船十三艘追至泗川舜
臣左肩中丸猶不釋弓終日督戰戰罷軍中始知之
莫不聳動六月遇賊于唐浦有大酋駕層樓畫船金
冠錦袍器仗甚鮮舜臣一鼓薄戰以筒箭射殪其酋
餘賊盡殲日午賊船又大至舜臣以所獲樓船置前
去賊一里餘焚之船中火藥暴發響焰震天賊又敗
退已而全羅右水使李億祺悉舟師來會合戰於固

城前浦賊酋駕三層樓船擁青蓋對戰即射殺之破三十餘船餘賊登岸而走自是屢戰皆捷賊斂兵遠遁遂與億祺還營賊復自梁山向湖南舜臣復進兵固城見乃梁遇賊船蔽海而至佯退誘賊至閑山島前洋還兵大戰砲煙漲天盡破七十餘艘賊大酋平秀家脫身走將卒死者幾萬人倭中震動賊又自安骨浦來援秀家軍舜臣逆擊之燒破四十餘艘進擊釜山屯賊欲覆其根本賊登高結寨以自固遂燒空船百餘艘而還時倭兵彌滿諸路官兵義兵連敗莫敢枝梧獨舜臣連奏大捷 上深嘉之三加階至正

憲下教書褒美舜臣以本營地勢偏左請移鎮閑山
島控制兩道島在巨濟縣南乃兩湖水路咽喉也朝
廷遂置水軍統制使以本職兼領之初元均以單舸
控于舜臣聯名奏捷而朝廷察舜臣功大陞至統制
均恥出其下始與之貳舜臣每優容之而均粗暴肆
忿不遵節制舜臣恐誤大事引咎乞遞朝廷不得已
而移均忠清兵使均積憾不釋締交朝貴構誣舜臣
倭將平行長會以馬島事我國至是先驅入寇慙見
我人詐請通款朝廷欲脫出被俘王子使慶尚兵使
金應瑞往復議事平秀吉因此行間使行長麾下要

時羅客報曰和事不成全由清正主戰今方再來若令舟師還擊洋中止殺此人則兵自罷矣仍指言清正船旗牌彩色朝廷偏信之促舜臣進擊舜臣疑其言詐而不可測守便宜持難者數日要時羅又來言清正已過海泊岸何爲失此機會於是臺諫交章劾以逗遛之罪體察使李元翼明其不然柳成龍本以薦主嫌不敢救蓋是時朝論已歧矣 上遣侍臣廉問侍臣亦黨於均反實以聞丁酉二月舜臣遂被逮就拷將置重典相臣鄭琢白 上言舜臣名將宜赦罪責效 上亦念其功特原之命從軍自效時舜臣

母在牙山病没舜臣便道奔哭成服卽行歎曰吾一
心忠孝到此俱喪矣軍民遮擁號泣遠近嗟惜元均
代爲統制盡反前政貯妓于運籌堂酣飮不省事梅
楚殘虐一軍離心要時羅又來言大軍方渡海可遮
擊也朝廷又諭均促戰均旣反舜臣所爲不敢言其
難是年七月悉衆前進倭船左右誘引乘夜掩襲軍
遂潰均走死舟師百餘艘皆没而閑山亦陷舜臣所
儲置資糧兵械爲數年之需者一朝俱燼閑山旣破
賊由西海下陸進陷南原兩湖已不可守矣朝廷始
悟行長之詐復以舜臣爲統制使舜臣以十數騎馳

入順天府境得兵船十餘艘稍收亡卒數百敗賊兵于於蘭島朝廷以舜臣兵弱使登陸進退舜臣奏曰臣一登陸則賊船由西海直上京師危矣 上從之時湖南避亂士民百餘艘散泊諸島舜臣與之約束團聚列于軍後與爲聲勢獨以十餘艘前迎賊于珍島碧波亭下賊船數百來襲勢若山壓舜臣不爲動一字整陣砲矢四發賊兵披靡巨濟縣令安衛回船欲退舜臣立船頭促遣小艓命取安衛頭來衛遂進船殊死戰賊大敗擒斬其名將馬多時軍聲復振捷聞 上欲陞階崇品言者以爵秩已高止賞諸將以

下楊經理在京亦送銀緞慰賞時陸路被兵糧運不
繼軍中患之舜臣爲檄告避亂諸船諸船爭相助輸
并致衣服士卒賴以飽煖舜臣雖起復從戎猶素食
日數溢米籌畫調度夜不就寢形容頓瘁　上特遣
使諭旨從權仍賜滋味舜臣涕泣勉受戊戌春移鎭
康津古今島募民屯耕南民繈屬歸之遂成大鎭是
秋都督陳璘領水兵五千東來陳爲人悍驁　上憂
其失歡密諭以善待舜臣盛具威儀迎于遠島至則
大設宴犒漢人皆喜然猶搶奪閭店我人騷然舜臣
忽令軍士毁撤屋蓋搬衣囊下船陳驚怪使人問之

舜臣對曰天兵之來如仰父母今見暴掠士卒不堪各自逃避我爲大將不能獨留將移他島陳大慙懼卽詣舜臣摧謝挽留甚誠舜臣曰大人若聽某言卽留耳陳曰敢不一從公言舜臣曰天兵奴隷我人無所顧憚大人幸許某便宜禁斷則兩軍相保無事矣陳許諾其後漢人犯禁輒繩治之島中遂帖然鹿島萬戶宋汝悰與漢船俱進擊賊獲船六首級七十漢人無所得陳方與舜臣接宴聞之慙怒舜臣曰大人來統我軍我軍之捷卽天兵之捷何敢私焉請盡納所獲願大人悉以奏聞陳大喜曰素聞公東國名將

今果然矣宋汝悰失望自訴舜臣笑曰賊首乃腐齒也與漢人何惜汝功自有吾狀奏汝悰亦服自是陳察舜臣治軍制勝節節欽服借我板屋大船自駕軍務大小動必咨訪每言舜臣非小國人物若入仕中朝當爲天下上將惜乎屈於此上書 宣廟言李某有經天緯地之才補天浴日之功蓋心服也陸軍提督劉綎以苗兵來與陳相約夾攻行長舟師進戰港口勝負未決劉師遠約不至蓋行長已聞關白秀吉死亟謀撤退畏我舟師阻前啖劉以利故緩其攻又潛欵于陳求假道甚切陳亦中其賄欲許之舜臣用

木片寄書投示諷刺其非陳報然而止行長知之又遣使于我遺以銃劒舜臣峻辭却之倭方絶糧頗買漢糧遂閉營不出陳璘憖失利欲舍行長往擊南海賊促舜臣先發舜臣力爭不從行長益困請援于泗川屯賊擧火相應泗川賊卽薩摩州軍也强勇無敵持重不輕戰見行長急悉衆而至是夕大星隕海中軍中怪之舜臣與漢船迎戰于露梁自夜至朝數十合賊兵敗却忽有飛丸中舜臣而殞舜臣之姪莞有膽勇卽抱尸入房匿不發哭擧旗督戰如故舟中皆不知都督爲倭船所圍我軍救之日午賊敗走行長以

其間出舟外洋遁去陳遣人來勞舟中已發喪矣都
督聞之自仆于椅下擊地大慟兩陣皆哭聲殷海中
上震悼遣官吊祭特贈議政府右議政柩返牙山舊
居一路士民號泣設祭千里不絶部曲請于朝立祠
水營賜額忠愍巨濟兵民亦建祠以時禱祀湖南人
立碑于東嶺以紀戰功亂定錄壬辰勳加贈左議政
賜效忠仗義迪毅協力宣武功臣封德豐府院君賜
謚忠武舜臣居家有篤行操守貞介其治軍簡而有
法不妄殺一人而三軍壹志莫敢違令臨陣對敵意
思從容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故身死陣中紀律猶自

若卒以取勝其在陣遠斥候嚴警衛賊來必先知之士卒服其神明每夜休士必自理箭羽常以空拳與射士必待賊船逼前然後散箭與之又自操弓齊射將士扶掖諫止曰何不爲國自愛舜臣指天曰我命在彼豈可令汝輩獨當賊乎當時論者以爲立身之節死亂之忠行師用兵之妙不但爲中興元功雖古之名將無以過也姪莞後爲義州府尹遇金兵猝至拒戰而死人謂有乃叔之風

權慄

權慄字彦愼領議政轍之子也門闌焜爀不以貴勢

自挾年四十猶不試或勸以蔭仕笑不應　宣祖朝
始以明經中文科補承文院正字陞典籍郎署出爲
鏡城府判官踰年棄官歸萬曆辛卯義州牧使鈌朝
廷知其有器局薦授之壬辰四月日本關白平秀吉
舉大兵號六十萬以輝元清正行長等爲將渡海來
連陷釜山東萊等城中外大震　上曰予聞權慄有
可用之才今在何處可授兩南巨鎮即日拜光州牧
使慄謝恩輒行承旨問曰何行之遽慄曰國家事急
此正臣子效死之秋何敢徘徊晷刻效俗兒悲啼耶
時昇平日久猝聞兵至朝臣視兩南爲死地慄辭氣

慷慨昂然就道見者無不歎服慄單騎馳至州未及
莅事[illegible]大駕西巡徵兵入衛全羅巡察使李洸防禦
使郭嶸發兵四萬洸自領二萬以羅州牧使李慶祿
爲中衛將助防將李之詩爲先鋒嶸分領二萬以慄
爲中衛將助防將白光彦爲先鋒以是月二十日兩
軍分路而進洸自龍安渡江由林川溫陽等路嶸自
全州由礪山公州等路俱會于稷山時慶尚巡察使
金晬忠淸巡察使尹國馨皆來會兵皆數萬軍容甚
盛遂進陣水原洸令嶸進擊龍仁賊慄曰賊已據險
勢難仰攻今主公掃境內入援國家存亡在此一擧

挾改狹

務在持重以圖萬全不可與小敵爭鋒當直渡漢江以塞臨津則西路自固糧道亦通得其形便畜銳伺釁以待朝廷之命可也洸不聽嶸先使光彦往觀前路還曰道挾樹密不可輕進洸有慍色嶸遂進兵洸令李之詩來助戰五月五日之詩光彦各領精兵一千意甚輕敵慄戒之曰愼勿輕進俟中衛軍至乃戰光彦見賊小促兵逆戰賊揮劍大呼乘高而下我師披靡賊乘勝亂斫之詩光彦皆死戰士莫有鬪志翺日賊從山谷張旗而出諸軍大潰慄遂還光州歎曰宗社灰燼 鑾輿播越人臣豈可坐待亡國遂聚境

內子弟五百人傳檄傍郡又得千餘名進陣於慶尚界南原之民自焚廬舍刼掠官倉慄移陣本府撫定人心李洸聞慄起兵權稱都節制仍令督率諸郡以過奔衝慄進駐梨峙時嶺南諸賊勢甚猖獗直擣全羅分兵來向慄聞賊勢張甚阻嶺爲固嚴兵以待七月與賊遇於嶺上縱兵急擊同福縣監黃進勇冠諸軍中丸而退一軍沮喪稍稍韜戈抱頭而走晡時賊乘我困跳入砦內慄乃挺劒大呼親冒鋒刃責戰益力人皆死戰無不一當百於是呼聲震地矢石如雨賊不能抵敵遂棄甲曳尸以走軍資器械委棄狼藉

血流被道自是賊不能再窺湖南爲國根本東西飛輓以供軍儲未嘗乏絶者慄之力也秋移除羅州牧使陞拜本道巡察使慄迎教書于陣中稽首西向而哭軍校將士無不揮涕慄令防禦使代守梨峙親到全州發道内兵萬餘以是年九月西向勤 王時賊酋行長已拔平壤入據其城長政據黃海道隆景在開城府平秀嘉督率諸酋屯京城放兵四刧西路已絶勤 王諸將皆入江華阻江爲固以避其鋒慄聞上在義州召諸將計曰今平壤以南皆賊壘京城爲根本之地不如先復京城連綴行長使不得一意西

追則諸賊無能爲也遂進駐水原之禿城 上聞慄駐禿城鮮劍馳賜曰諸將有不從令者以此劍從事秀嘉憚慄兵勢甚銳以兵數萬分爲三陣聯營烏山等處往來挑戰慄堅壁固守不與交鋒間出輕師應敵所向以挫其銳賊剽掠無所得居數日燒營夜遁畿內諸賊次第入城自此西路得通列郡義兵望風蜂起一時響應癸巳二月分麾下精兵四千令全羅兵使宣居怡結營于衿川遙爲聲援慄自領精銳二千三百渡自陽川江進陣於高陽之幸州山城欲以扼西路而規京城也于時 天朝大將軍李如松統

領大兵克復平壤威名大震賊酋淸正自咸鏡道回軍京城隆景長正亦奔還行長與義智調信等收散卒咸聚京城賊勢更熾慄懸軍深入直迫肘腋賊見兵少意欲一踢殲盡悉衆而出二月十二日黎明候吏白賊分左右翼持紅白旗向本營而來慄令軍中無動登臺而望則去本營五里賊徒已彌漫矣俄而數萬餘兵圍抱本營我軍皆殊死戰賊分兵爲三營休兵迭進自卯至酉凡三合皆不利賊令人持束芻因風縱火焚我城柵城中以水灌之初令僧軍守西北面至是少却賊大呼亂入一軍披靡慄自用劒督

戰諸將無不冒刃搏戰賊始退仍積尸爲四堆聚芻焚之臭聞十里我軍收拾餘尸斬一百三十餘級得軍資鎧甲旗幟刀槍無數時李提督駐兵開城先遣遊擊將軍查大受渡臨津江往來巡哨聞慄大捷翌日遣其褊裨視昨戰處致禮物爲賀後數日請與相見慄整陣以待旗幟鮮明器械精利號令嚴明天將待之加敬相謂曰權家軍與他陣別信外國有眞將也後三月 天朝經略宋應昌移咨本國曰倭奴摧陷朝鮮 國王三都諸郡縣悉皆望風奔潰曾無一傑士倡義排大亂守封疆以圖恢復者獨全羅觀察

使權慄扼守孤懸招集衆庶屢出奇謀時抗大敵此
正王國之板蕩忠臣中興名將仍賞紅緞絹四端白
銀五十兩以爲忠勇之勸兵部尚書石星上本以爲
陪臣權慄獨守孤危以抗强勁　天子嘉之是年三
月兵部欽奉　聖旨以爲朝鮮素稱强國今觀全羅
道斬獲數多該國人民尚可振作因差鴻臚寺官宣
諭本國　天朝大小官每聞慄名必曰莫是前日幸
州奏捷者耶自是幸州之捷聞於中國爲中興第一
元功慄以其寡遖賊藪移陣于坡州山城賊舉衆而
西欲報幸州之敗望見壁壘高深歛衆而退如是者

三四月秀嘉諸酋自知兵勢益衰乞和於提督悉兵遁還慄聞之輕兵達夜馳入城則賊已渡漢江矣促令先鋒疾馳追躡其後提督與諸將謀曰全羅布政慷慨善戰士卒用命今若悉衆而追敗我和事必矣夜半悉遣遊擊將軍戚金馳至露梁津盡收津船使不得渡金遣其腹心抵慄邀與計事及到金詰之曰公不待李爺分付徑欲追擊何耶日遣其下覘動靜密爲之防慄不得已引兵還本道六月陞拜都元帥督諸軍移駐嶺南甲午以病乞解　上特遣內醫看病有一武官憚於赴戰逃匿全州自託於天將慄巡

到本州發吏捕之天將苦請貸命慄不聽竟斬之居
無何國相有視師南方者武官之家搆訴於國相慄
竟坐免笑謂人曰爲大將三年斬一逃兵至於解官
耶歸拜漢城府判尹備邊司堂上戶曹判書尋拜忠
淸道觀察使時賊久不退復拜元帥慄上疏乞免
上曰卿忠勞茂著勇略超世名聞天下威懾敵國元
帥之任舍卿伊誰特賜內廐馬一匹及拜辭　上召
見勞之曰煩卿再出殄滅凶賊奠安國家予日望之
時　天朝方遣使日本封秀吉爲日本國王倭酋之
屯據我邊者與本國諸將俱各按兵以待慄到鎭條

上軍務七事深以賊鋒再搶爲憂丙申冬我人回自
日本始知不納我使淸正將再渡中外人情洶洶靡
定慄聞之謂人曰假令淸正再來不過前日之淸正
中外將相但坐愁耶淸正雖來吾自有待之之術矣
仍陳分兵列柵東西應援之策　上嘉納焉丁酉秋
賊分道西上先鋒至忠淸道朝廷欲遮絶漢江令慄
疾馳入朝與都體察使柳成龍協力守禦賊到稷山
戰敗而走朝廷亦徵西北兵追之促慄南下收拾餘
燼協同天兵以圖再擧冬欽差經理都御史楊鎬與
提督總兵麻貴領兵四萬分爲三道水陸幷進慄部

署諸將協隨天兵自領輕騎選梟將親隨提督營下
提督至聞慶召三路大將密議軍務提督語慄曰天
兵到蔚山元帥亦令水軍整備戰船多載砲手糧兵
於前洋以助聲勢及提督攻蔚山不利經理令慄獨
領本國土兵爲火攻慄督諸將突進斬後進者二人
以徇諸軍無不勇躍驩呼而進本國大將兵使防禦
使以下蟻附而上俱入柵内進薄城下提督於帳前
望見擊案稱奇曰元帥能行號令矣慄常言於經理
曰今攻島山右道沿海賊陣星列聞島山之急其勢
必合兵來援宜分一枝兵馬以遏來賊則清正之頭

可致麾下及天兵圍島山十二日城小而堅賊亦盛爲之備百道攻之終不能拔已而賊援大至天兵爲之左次戊戌大軍遂回秋總督軍門大司馬邢玠統三大將三路再進提督麻貴趨蔚山之路提督董一元趨泗川之路提督劉綎趨順天之路大軍將發皆願得權元帥　上竟以屬之劉綎天兵至順天圍倭橋不能拔劉提督本無戰心慓憒恚自募各營敢死士大呼先登請與天兵協力齊進則提督曰試召諸將議之但依違而已提督攻圍九日軍竟無功慓閣手仰成受其羈勒不敢有所主張豈非天耶朝廷差

山人惟政入倭營淸正先問權元帥起居本國使臣
朝京兵部尙書石星語之曰爾國羣臣若得如權慄
者數人吾何憂哉己亥夏在嶺南得痰疾乞歸死田
里　上許之是年七月卒壽六十三兵興以後國儲
虛耗凡宰相之死皆免致賻　上遣郎官弔其家特
賜賻祭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策勳效忠仗義
廸毅協力宣武功臣加贈議政府領議政慄無子女
壻鰲城府院君李恒福撰墓碑傳于世

海東名將傳卷之四 終